

世界小说大师名篇必读

舞姬

森鸥外 ◎著 高慧勤 ◎译



◆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舞 姬

〔日本〕森鸥外 著
高慧勤 译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舞姬/[日]森鸥外著;高慧勤译. 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4
(世界名篇必读)

ISBN 7-5033-1756-6

I. 舞… II. ①森…②高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日本-近代
IV. I313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67555 号

书 名: 舞姬

作 者: 森鸥外

译 者: 高慧勤

责任编辑: 项小米

封面设计: 乔 玉

责任校对: 周 玮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

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wycbs @ 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博诚印刷厂

开 本: A5

字 数: 156 千字

印 张: 6.75

印 数: 1-5000

版 次: 2005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3-1756-6/I·1354

定 价: 16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序

森鸥外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，声望与夏目漱石相埒，被视为明治文学的巨擘。

十九世纪八十年代，明治维新不过十多年，现代文学尚处于萌芽状态。一八九〇年，森鸥外留德回国不久，便接连发表《舞姬》、《泡沫记》、《信使》等异域题材的短篇小说，令当时的读者耳目一新，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。其评论和翻译，启蒙意义尤著，对日本文学的现代转型，卓有建树，可以说是日本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。上世纪二十年代，鲁迅先生即译过他的《游戏》和《妄想》，此后半个多世纪，译界却少有人问津，至今竟无一个译本行世，与夏目漱石的一书几译，恰成相反的对照。森鸥外在我国遭受冷遇，并非他的小说写得不好，就连夏目漱石的门生、著名短篇大家芥川龙之介，都受到他的影响。个中原因，恐怕与森鸥外非同寻常的生平不无关系。

森鸥外（1862—1922），本名森林太郎，出身于武士家庭，祖上历代是藩主的侍医。自幼受武士道德教育，通习儒家经

典。维新后随父进京。一八八一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，本想进文部省，却不得不按父母的旨意，就职于陆军部，在军医学校任教。三年后，奉命留德，研究卫生学。留学四年，医学上得到深造的同时，身在异国，西方的人文环境和先进的科学文化，使他的眼界胸襟也为之一变。他强记博闻，广泛涉猎欧美哲学、文学名著，研究叔本华和尼采等哲学思想，深受哈特曼美学理论的影响，为他后来弄文学写评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。一八八八年回国，就职于军医学校，历任教官、校长、近卫师团军医部长、陆军军医总监，最后升任为陆军部医务局长。中日、日俄两次战争时，森鸥外均奉命出征，到过我国东北、台湾。一九一六年辞去现役军职，翌年任宫内省帝室博物馆总长，直至去世。

作为明治政府的高官，上层知识分子的代表，森鸥外的思想，既有进步的一面，也有因循的局限。他自称是“留洋归来的保守派”，调和与妥协，是其处世原则。但是，西方的自由思想和民主精神，也予他很大影响，始终贯穿于他的创作中。德国学成归来，有感于日本国内的落后闭塞，应时代的要求，森鸥外以“战斗的启蒙家”姿态，凭借他对西方哲学、美学、文学理论的深厚修养，在文化上进行全面的启蒙。他大量译介各类体裁的欧美文学作品，为当时的文坛提供多样的创作范例。所译安徒生的小说《即兴诗人》，曾获极高评价，被认为达到了翻译文学的极致。著名自然主义作家正宗白鸟年轻时读此译文，曾“喜极而泣”。森鸥外还用稿酬自创评论刊物《栅草子》，旨在廓清当时文学批评理论上的混乱。与此同时，森鸥外也涉足创作，显示出卓越的才华，以自己留学期间的经历或见闻，用浪漫抒情的笔调，写成《舞姬》等短篇，赢得广泛

的读者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森鸥外的创作生涯不算长，前后不过十五六年。一八九〇年，陆续发表《舞姬》等“留德三部曲”。一八九四年以后，由于军务繁忙，将近十五年未写什么小说。直到一九〇九年，才又重返文坛，重要作品有：《性欲生活》（1909）、《杯子》、《青年》、《花子》、《游戏》、《沉默之塔》（1910）、《妄想》、《雁》（1911）、《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》（1912）、《阿部一族》（1913）、《山椒大夫》、《鱼玄机》、《最后一句话》（1915）、《高濂舟》、《寒山拾得》和《涩江抽斋》（1916）等。因是业余写作，作品以中短篇为主，本书限于篇幅，只精选其中的九篇，俾读者能尝鼎一脔。

《舞姬》是森鸥外的处女作，也是成名作，被誉为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。小说通过青年官吏丰太郎与德国女郎爱丽丝的爱情悲剧，表现丰太郎自我觉醒后，在强大的天皇专制政权与封建因袭势力的压制下，不得不与现实妥协的悲哀。题材是作者根据留德的一段经历敷演而成。一八八八年九月，森鸥外回国不久，即有一名也叫爱丽丝的德国女郎追踪而至。森鸥外慑于官僚机构的重压与封建家庭的专制，不能不“考虑到日本的国情与森家的处境”，让家人出面斡旋，德国女郎最终颓然而返。但谁又能知道森鸥外内心的创痛？所以，两年后发表的这篇小说，既是其真实情感的流露，也是作者的一种态度。虽然不能断言丰太郎即是作者本人，不过，在丰太郎的身上，确有作者的影子在。小说的结局，是丰太郎牺牲爱情，走上求取功名之路，也是作家本人所做的选择。这固然反映了森鸥外思想的局限，但也应看到，以个人之渺小，在那样

的时代里，如何能与强大的权力机构和封建因袭相抗衡？森鸥外的女儿森茉莉曾说，父亲身上有一头狮子，意思是森鸥外有种叛逆精神。然而，那实在是头受伤的狮子。尽管鸥鸟一度外飞，越出国境，在异域的时空里，脱略无形的羁绊，放意肆志，高扬浪漫精神，一旦回到日本的现实，却不得不屈服，隐忍，压抑自我。小说所表现的个性与封建家族，自我与权力机构的矛盾，实已超出功名与爱情的对立，凸现了日本现代化过程中，最根本、也最具普遍意义的问题。名作家佐藤春夫曾说，《舞姬》写的是“封建的人转变为现代人的精神变革史”。

像这类表现个性解放的反封建主题，贯穿于日本文学现代化的始终，也是森鸥外创作的根本精神。随后发表的《泡沫记》（1890）与《信使》（1891），也属森鸥外留德生活的系列小说，描写同一主题——人的自觉。作者以同情与赞美的笔调，塑造两个具有独立精神与高贵品格的女主人公形象。《泡沫记》中的模特儿玛丽，尽管处境卑贱，依然洁身自好，宁死也不肯委身于恶势力，始终维护她做人的尊严。《信使》中的伊达小姐，则喊出“我虽生为贵族之女，但我也是人”，抗议封建门阀牺牲爱情的婚姻制度。

三篇小说无一例外，都是悲剧结局：爱丽丝遭遗弃而发狂；玛丽溺水身亡，如同泡沫一般殒灭；伊达则毅然走进“只知礼而不知情，等于是罗马教廷”的深宫，埋葬花样的年华。小说里氤氲着丝丝深浓的悲凉意蕴。由于题材取自作家的留学生活，分别以十九世纪的柏林、慕尼黑和德累斯顿为背景，展现出一幅幅绚丽多姿的异国风情。《舞姬》采用的是自白体，主人公内心的隐痛，愧疚与忏悔，曲达以尽；加之主题表现的是觉醒后的悲哀，通篇流溢着浪漫的感伤。《泡沫记》尤富于

传奇色彩，慕尼黑周边的风景，写得如诗如画。而《信使》中所描摹西方宫廷的豪华辉煌，绘声绘色。三岛由纪夫曾说：“日本作家中，能有幸亲历欧洲宫廷生活和贵族社会的，森鸥外是第一个，也是最后一个。”至于小说的文体，森鸥外当年就《舞姬》自撰广告时，不无得意地称，“将优雅的日文，雄浑的汉文，以及精巧的西文融为一炉，开创一代新文风”，呈现出流丽典雅的风格。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，正是由森鸥外的这三篇小说开创的。

《杯子》、《花子》和《雁》，都属现代写实小说，虽然侧重不同，也无不涉及个性独立，人的觉醒，对自由的向往。森鸥外重返文坛时，正值自然主义文学兴盛之际。出于对自然主义的反感，森鸥外另辟蹊径，要写一些与之不同的作品。《杯子》便表现了作家的这一意向：“我的杯子虽小，但我要用自己的杯子喝。”这篇清纯可喜的精致小品，如同散文诗一般隽永。尽管作家意有所指，但是，当作寓言来读也未尝不可：人，当有自己的原则，自己认定的道理，便应义无反顾，勇往直前，哪管他人论短长！

《花子》也是一篇珠玉之作，写一流落巴黎的下层女艺人花子，长得虽然不美，但是，雕刻巨匠罗丹，却独具慧眼，能在花子这个东方女性身上，发现他人所未能发现的美——“强劲之美”。小说篇幅不长，用笔精炼，将雕刻家罗丹的风貌，写得栩栩如生。文中穿插波德莱尔的文章，以此引发罗丹对雕刻的一段精辟论断：“人体也一样，仅仅当作形体来看，并无意义。形体是灵魂的镜子。透过形体能看到内在的火焰，那才有意义。”以此来说明艺术创造的本质不在于形似，而在于表现内在的精神。

《雁》是森鸥外现代题材的中篇代表作。女主人公小玉，出身贫苦，一再受骗，成了人人痛恨的高利贷的外室。她渐渐意识到自己的屈辱地位，朦胧有了人的觉醒，憧憬真正人的生活，渴望摆脱屈辱的境遇。然而，“开化”并未带来妇女地位的改变，在封建残余依旧强大，妇女没有起码的人权——警察能随意霸占穷人家的女儿，高利贷可花钱买妾——的社会里，一个弱女子想求得自身的解放，谈何容易！于是，她将希望寄托于来往窗外的大学生，暗暗爱上每天散步经过她家的医大学生冈田。然而，一个偶然事件，竟使惟一次能表白爱情的机会擦肩而过，小玉的希望最终化为泡影。作者以细腻的笔触，刻画小玉内心微妙的变化和痴情；以大雁之死，象征她薄幸的命运；对明治初年下层妇女的不幸，生为女人的悲哀，深为同情。尤其最后写小玉那双美目，满含深情和绝望，令人不胜怜惜。小说中写大学生间的交游，将明治年间的风物民情、习惯偏见、社会生活，予以生动真实的再现。

一九一〇年，发生了所谓“大逆事件”，明治政府对思想界实行高压政策。为避免触及时政，森鸥外转向历史小说创作。在《遵照历史和脱离历史》(1915)一文中，述及他写历史小说的两种态度与方法。忠于史实，尽力抹杀作者的主观，或仅予最低限度的解释，以再现历史的真实面目，即为“遵照历史”。然而，完全遵照历史，不知不觉会被历史束缚手脚，于是便想从中摆脱出来：借用史实，不必作精细的考证，全凭作者的主观阐释，是为“脱离历史”。本书所选的《山椒大夫》、《鱼玄机》和《高濂舟》三篇历史小说，都是用后一方法创作的。

《山椒大夫》是根据一段广为人知的古代传说，加以想象，以抒情的笔调，叙述母亲携带子女和女仆在前去寻夫的路上，被人贩子分别卖作奴隶的悲情故事。在悲惨的非人境遇中，姐姐安寿经过周密思考，鼓励弟弟厨子王出逃，而后投水自尽，表现出一种牺牲自我的高尚情操。厨子王为父亲昭雪沉冤，继承官位，废除奴隶制度，最终与母亲团圆。小说既有历史的真实，也有艺术的虚构，展现日本古代奴隶社会的生活图景。主人公的噩运，惨烈的处境，控诉了日本社会的黑暗和对人的禁锢。同时赞美主人公虽身处逆境，仍不失却生活的意志，经过努力，最终战胜邪恶的勇敢精神。

一九〇四年，森鸥外从朋友处得到一本《唐女郎鱼玄机诗》，卷末附有女诗人的传略，读后觉得“颇富戏剧性”，遂根据《三水小牋》、《太平广记》、《唐才子传》、《全唐诗》、《唐诗纪事》等二十余种中国古籍，写出本书所选的这篇《鱼玄机》，于此也见出作者的广学博识。森鸥外又以医生的眼光，从性心理的角度，去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，着重刻画鱼玄机作为女人的觉醒，她的妒忌，以及由此导致的毁灭。书中穿插鱼玄机与温庭筠的唱和，以及温庭筠的轶事和唐代的文人生活，写得惟妙惟肖，宛如出自中国作家之手。

《高濂舟》则取材于日本德川时代《翁草》一书中“流人的故事”。让犯人在去流放地的高濂舟上，自叙获罪的经过。小说不仅写出江户时代的封建苛政，同时还表达了作者对某些人生哲理的思考。犯人喜助的话，引起解差庄兵卫的感触：人的欲望无穷，惟有知足者常乐。正所谓“廉者常乐无求，贪者常忧不足”。这既是一种财富观念，也是一种生活态度。作为医生，森鸥外从喜助杀弟一案引出安乐死这一医学界、法学界

纷争未决的问题。但是，作者也拿不出解决的办法，只好委诸“官老爷的决断”了。清新明晰的文笔，苍凉悲哀的故事，客观的叙述中，依旧不脱森鸥外的诗情。

森鸥外业医之余，博学于文，从事文学创作，今以小说传其名。百余年来，《舞姬》、《雁》、《山椒大夫》、《高濂舟》等篇什，在日本奉为经典之作。本书所选的这九篇作品，望读者能“借一斑略知全豹”，从中领略作家的匠心与文采，得到阅读的乐趣。

译 者

目 录

序	译者 1
舞姬	1
泡沫记	21
信使	40
杯子	56
花子	62
雁	69
山椒大夫	154
鱼玄机	181
高濂舟	194

舞 姬

煤早就装上了船。在这间中等船舱里，只有电灯空自亮得耀眼，桌子四周一片寂寥。夜夜在此摸骨牌的人，今晚都住到旅馆里去了，船上只留下我一个人。

那是五年前的事了。我夙愿以偿，奉命出国，曾经路过这西贡码头。那时节，耳闻目睹，无不使我感到新奇。每日信笔写下游记文字不下数千言，登在报上，颇得时人赞赏。如今回想起来，通篇都是幼稚的思想和狂妄的言语。不然便把些寻常的草木金石，飞禽走兽，以至风俗人情，当作什么稀罕事儿，一一记了下来，足以貽笑大方。这次为了写日记，启程前也曾买了一个本子，可是，至今未着一字，仍是一本空本子。难道我在德国留学一次，竟变得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了么？不，这其中另有缘故。

今日东返归国的我，确非当年西渡留学的我了。学业上固然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，但我却饱尝了世道艰辛，懂得了人心叵测，甚至连自己这颗心也变得反复无常，难以捉摸。即便把自己这种“昨是而今非”的刹那间感触写了下来，又能拿

给谁看呢！难道这就是我写不出日记的缘故吗？不，这其中另有缘故。

哦！轮船从意大利布林的西港启航以来，已经有二十多天了。按理说，途中萍水相逢的旅客，相互可以慰藉旅途的寂寞，可是，我却借口些微不适，蛰居在客舱里，甚至和同行的旅伴都很少讲话，整日里为一桩旁人不知的恨事而苦恼。这件恨事最初像一抹乌云掠过我的心头，使我既无心欣赏瑞士的山色，也不去留意意大利的古迹。嗣后竟至悲观厌世起来，感到人生无常，内心的惨痛令我终日回肠九转。现在已变成一片云翳，深深郁结在我的心头。然而，不论是看书还是做事，这惨痛宛如影之随形，响之应声，勾起我无限的旧情，无时不在啃啮我这颗心。啊！此恨绵绵，究竟怎样才能消融？倘若是别种恨事，还可托之诗歌遣散胸中的郁闷。但是，惟有这件恨事却是刻骨铭心，任什么也排遣不了的。今晚四下无人，还要过很久才有侍者来熄灯，趁此时让我暂且将这段恨事记叙下来吧。

我自幼受到严格的家教。虽然早年丧父，学业上却未曾荒疏。无论是在旧藩^①的学馆，抑或是上东京大学的预科，即便进了法律系之后，我太田丰太郎的大名始终是名列前茅的。与我这个独子相依为命的寡母，大概很可感到安慰了。十九岁上，我获得学士学位，人人都说，这是大学开办以来从未颁过的荣誉。后来，在某部任职，把母亲从乡下接到东京，度过了三年快乐的时光。上司很器重我，派我出国考察业务。我心想，这正是扬名显姓，兴家立业的良机，于是劲头十足，即使抛别年过半百的母亲，也不觉有多大的离情别绪。就这样迢迢

① 明治维新后，称江户时代（公元1600—1867年）诸侯的领地为旧藩。

万里，背井离乡，来到了德国首都柏林。

我怀着模糊的功名心，和勤勉的苦学精神，忽然置身于欧洲这座新兴的大都会：光怪陆离，令我眼花缭乱；五色缤纷，使我神摇意夺。这条“大道直如发”的 Unter den Linden，假如把街名译作“菩提树下”的话，会使人以为是个幽静的去处，但是，你一旦走到这里，就可以看到两旁石铺的人行道上仕女如云。那时候，威廉一世还时常凭窗眺望街景，挺胸耸肩的军官穿着礼服，佩着彩饰，艳丽的少女照着巴黎的款式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一切的一切无不令人瞠目结舌。形形色色的马车在柏油路上往来如飞；高耸云霄的楼宇之间的空地上，喷水池溅起的水声宛如晴空里骤雨的淅沥；向远处望去，隔着勃兰登堡门，在绿树掩映下，可以望见凯旋塔上浮在半空的女神像。这许许多多景物，一时间纷至沓来，映入眼帘，使一个新来乍到的人感到应接不暇。但是，我在心里曾暗暗发誓：“纵然身处怎样的花花世界，我的心决不为它所动。”我常拿这一誓言来抵御外界的诱惑。

我拉响门铃，通名求见，出示公函说明来意之后，德国的官员很高兴地接待我，并且谈妥，只要公使馆方面手续办好，不论什么事都可随时关照我。所幸我在国内学过德文和法文，他们初次见到我，没人不问我是在何时何地学的德文。

我得到上级准许，公事之余，可以入当地大学进修政治学，我便办了注册手续。

过了一二个月，公事接洽完毕，考察工作也进展顺利，把一应急件先写成报告寄回国内，非急件写好后也整理成几大卷。可是大学不像我这幼稚的人所想的那样，根本没有专为培养政治家而开设的课程。我踌躇再三，终于先定二三位法学家

的课。交过学费，便去听课了。

这样，三年的时光，梦也似的过去了。人的秉性终难压抑，一旦时机成熟，总要露出头来。我一向恪守父亲的遗训，听从母亲的教诲。小时人家夸我是神童，也从不沾沾自喜，依旧好学不倦。即便后来涉足官场，上司称赞我能干，我便更加谨慎从事，从未意识到自己竟成为一个拨一拨动一动的机器人了。如今，在二十五岁上，经过大学里这种自由风气的长久熏陶，心中总难平静，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真我，终于露出头来，好似在反抗往日那个虚伪的旧我。我恍然而悟，自己既不适于当个叱咤风云的政治家，也不宜于做个通晓法典，善于断狱的大法官。

我寻思道：母亲希望我当个活字典，上司则想把我造就成一个活法典。当活字典，还可勉为其难，做活法典，却是无法忍受的，从前，不论多么琐碎的问题，我都郑重其事地加以答复，近来，在寄给上司的函件里，竟高谈阔论什么不可拘泥于法制的细节，一旦领会法律的精神实质，虽万事纷然仍可迎刃而解云云。在大学里，我早把法律课程置诸脑后，兴趣转到文史方面，并渐入佳境。

但是，上司是要把我造成供他颐指气使的工具，怎会喜欢一个具有独立思想、翹然不群的人呢！所以，我当时处境便有些不稳。不过，光凭这一点还不足以动摇我的地位。在柏林的留学生中，有一群颇有势力的人物，我同他们关系素来欠佳。他们对我猜疑，竟至谗言诽谤。然而，这也并非事出无因。

我既不和他们一起喝啤酒，又不跟他们打台球。他们便说我顽固不化，道貌岸然。并且还嘲笑我，嫉妒我。其实，这一切都是由于他们不了解我的缘故。唉，连我自己尚且不了解自

己，别人又怎能了解呢！我的心宛如一颗处女的心。又似合欢树上的叶儿，一碰到什么便要退缩躲闪。我自幼便遵从长者的教诲，不论求学还是供职，都非出于自己的本意。即便表面看来好像是靠毅力和苦学，其实那也是自欺欺人，我不过是跟着前人亦步亦趋而已。我之所以能清心寡欲，不受外界诱惑，并非因为有律己的勇气，只因我对外界感到恐惧，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罢了。在我出国离乡之前，我丝毫不怀疑自己是个有为之士，也深信自己志气刚毅。唉唉，那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！轮船离开横滨时，一向自命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竟然泪如泉涌，浸湿了一方手帕，就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然而，这倒正是我的本性呢。这种本性是生来如此的呢，还是因为早年丧父，长于母亲之手所造成的呢？

他们固然可以嘲弄我，至于嫉妒，嫉妒这样一颗脆弱而可怜的心，却是何其愚蠢！

看见浓妆艳抹的女人坐在咖啡馆门口招揽客人，我不敢过去和她们亲近。遇到头戴高礼帽，鼻架夹鼻镜，一口普鲁士贵族口音的“花花公子”，就更不敢同他们交往了。既然缺乏这种勇气，当然也就无法同我那些活跃的同胞往来。由于彼此疏远，他们对我不仅嘲笑、嫉妒，而且还夹杂着猜忌的成份。这正是使我蒙冤受屈，在短暂的时日里，饱尝了人间无限辛酸的因由。

一天傍晚，我在动物园散步，正要回珍宝街的寓所，走过菩提树下大街，来到修道院街的旧教堂前。每当我从灯火辉煌的大街走进这狭窄昏暗的小巷，便望见这座凹形的旧教堂。教堂对面是栋出租的公寓房子。楼上一户人家在栏杆上晾着床单、衬衣什么的，还没有收进去；楼下是家小酒店，门口站着一个留长胡子的犹太教徒。楼房共有两座楼梯，一座直通楼